

史铁生

铁凝

冯骥才

蒋子龙

贾平凹

王蒙

张抗抗

迟子建

中国散文学会评选

2009

# 中国随笔 排行榜

张秀枫——主编

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# 2009

## 中国随笔排行榜



### 编选说明：

为了梳理和总结2009年我国随笔创作的实绩，中国散文学会在浩如烟海的随笔创作中，推荐编选了60篇随笔佳作，并经过专门组成的评选委员会的认真讨论和研究，从中评选出10篇优秀作品列榜，奉献给随笔爱好者和广大读者。

在编选和评选的过程中，我们坚持艺术性、专业性、公正性和文学的良知。评委们关注、跟踪全国一年来的随笔创作，阅读了几乎所有公开发行报刊上的随笔作品。在对随笔创作的现状相当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，从作品的价值上反复斟酌、讨论、判断，从而披沙拣金，把或立论新颖独到，发人所未发，令人为之一震的，或极具思想锋芒，尖锐触及习俗及传统，给人以醍醐灌顶，拍案惊奇感觉的好作品，评选编辑出来，以不负时代和读者的重托与期望，恪尽对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责任。

中国散文学会  
2009年12月

ISBN 978-7-5639-1990-1



9 787563 919901 >



定价：35.00元

I267.1  
7211

中国散文学会评选

2009

# 中国随笔 排行榜

张秀枫 主编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9中国随笔排行榜/张秀枫主编. —北京: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  
2010.1  
ISBN 978-7-5639-1990-1  
I. ①2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15938号

## 2009中国随笔排行榜/中国散文学会评选

---

策 划: 张 明  
主 编: 张秀枫  
责任编辑: 郑 华  
特邀编辑: 文 欢  
版式设计: 齐物秋水

出 版 者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 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北京工业大学校内 邮编: 100124)  
发 行 者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(电话: 010-67392308)  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: 720毫米×1030毫米 1/16  
印 张: 20.5  
字 数: 290千字  
版 次: 2010年1月第1版  
印 次: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 
印 数: 10000册  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639-1990-1  
定 价: 35.00元

---

声明: 本书未能联系到的部分文章作者, 请与中国散文学会董彩峰女士接洽,  
电话 (010) 66112612。

# 目 录

## 2009年中国随笔排行榜

- 诚实与善思.....史铁生 001  
村里的童年越来越少.....柳冬妩 010  
文学是灯.....铁凝 017

### ——东西文学的经典与我的文学经历

- 终结者.....范晓波 024  
纸艺里的乡村.....周晓枫 030  
当下文学的关键词.....李国文 040  
玉屑集.....赵丽宏 049  
蜘蛛脚与翅膀.....刘心武 056  
泪读历史巧合.....吴光辉 058  
因为纯粹，所以美.....潘向黎 063

## 2009年中国随笔佳作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- 飞蛾扑火，非死不止.....舒非 067  
——琐忆丁玲  
祖国是一条大河.....刘元举 072  
我读桃花源.....汪肯堂 074  
六十自述.....蒋子龙 078  
阅读索尔仁尼琴.....筱敏 084  
比 喻.....姚振函 088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快乐并不需要寻找.....        | 陈世旭  | 091 |
| “平庸”的力量.....         | 周燕芬  | 093 |
| 陕 西.....             | 彭学明  | 097 |
| 消 失.....             | 塞 壬  | 101 |
| 六十余年的性沧桑.....        | 王 蒙  | 112 |
| 父子应是忘年交.....         | 冯骥才  | 119 |
| 三里屯北街的大头.....        | 鲍尔金娜 | 122 |
| 内心的斑马.....           | 苍 耳  | 130 |
| 《白鹿原》乡党夜话.....       | 阎 纲  | 136 |
| 永远站在鸡蛋那边.....        | 韩石山  | 141 |
| 拜谒沈从文、张兆和先生.....     | 陈 明  | 145 |
| 当我仰望星空.....          | 毕唐书  | 149 |
| 大师的分量.....           | 顾 土  | 156 |
| 国粹京剧.....            | 石 英  | 158 |
| 鉴死知生活清明.....         | 郭文斌  | 162 |
| 听（三题）.....           | 王泽群  | 165 |
| 犬儒时代的狂欢.....         | 夏 至  | 171 |
| 看文化和文化的看.....        | 梅 岱  | 178 |
| ——中东手记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|
| 美景，总在半梦半醒之间.....     | 迟子建  | 198 |
| 孤独的思考.....           | 韩春旭  | 200 |
| 结 局.....             | 张大威  | 203 |
| 不能忘记老朋友.....         | 王充闾  | 207 |
| 让傻瓜也能活得好好的（外一篇）..... | 王开岭  | 221 |
| 撞开大时代大门的人.....       | 李 皖  | 225 |
| 春 天.....             | 无 益  | 232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迁 徙.....              | 叶多多 | 234 |
| 病后日记(节选) .....        | 王必胜 | 237 |
| 用脚思想.....             | 祝 勇 | 244 |
| 性 情.....              | 张小放 | 246 |
| 月是他的诗魂.....           | 车延高 | 250 |
| 季老给中国文学留下两道“题目” ..... | 李 冰 | 258 |
| 神话的破灭.....            | 范 曾 | 260 |
| ——金融风暴中的警世危言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 鲁迅：“起然烟卷觉新凉” .....    | 陶晶明 | 265 |
| 当下社会的文学立场.....        | 贾平凹 | 273 |
| 别在金矿上种卷心菜.....        | 于 丹 | 277 |
| 二马在二〇〇八.....          | 刁 斗 | 280 |
| 解 放.....              | 杨 澜 | 285 |
| 寻找北大，回望清华.....        | 曾昭奋 | 288 |
| 窗外的大树风光.....          | 周有光 | 295 |
| 书中的意味(四题) .....       | 张抗抗 | 297 |
| 平淡的隽永.....            | 陈四益 | 305 |
| ——悼丁聪先生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 阿连德铜像.....            | 刘上洋 | 308 |
| 小人书：打仗系列.....         | 蔡小蓉 | 311 |
| 老舍着装的历史内涵与精神表征.....   | 徐德明 | 319 |

## 诚实与善思

史铁生

我来此眼看就满一个甲子。这些年我们携手同舟，也曾在种种先锋身后紧跟，也曾在种种伟大脚下膜拜，更是在种种天才与博学的旋涡中惊悚不已。生性本就愚钝，再经此激流暗涌，早期症状是找不着北，到了晚期这才相信，诚实与善思乃人之首要。

良家子弟，从小都被教以谦逊、恭敬——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、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以及“骄军必败”等等，却不知怎么，越是长大成人倒越是少了教养——单说一个我、你、他或还古韵稍存，若加上个“们”字，便都气吞山河得要命。远而儒雅些的，比如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？我们，我们，我们”，近且直白的则是“你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”！

你们，他们，为啥就不能指责我们？我们没错，还是我们注定是没错的？倘人家说得对又当如何？即便不全对，咱不是还有一句尤显传统美德的“无则加勉”吗？就算全不对，你有你的申辩权、反驳权，怎么就说人家没资格？人均一脑一嘴，欲剥夺者倒错得更加危险。

古有“五十步笑百步”之嘲，今却有百步笑五十步且面无愧色者在，譬如阿Q的讥笑小D或王胡。不过，百步就没有笑五十步的权利吗？当然不是，但有愧色就好，就更具说服力。其实五十步也足够愧之有色了，甚至一步、半步就该有，或叫见微知著，或叫防患于未然。据说，“耻辱”二字虽多并用，实则大相径庭，“知耻而后进”——耻是愧于自身之不足；辱却相反，是恨的酵母——“仇恨入心要发芽”。

电影《教父》中的老教父，给他儿子有句话：“不要恨，恨会使你失去判断。”此一黑道家训，实为放之诸道而皆宜。无论什么事，怨恨一占上风，目光立刻短浅，行为必趋逞强。为什么呢？被愤怒拿捏着，让所恨的事物牵着走，哪还会有“知己

知彼”的冷静！

比如今天，欲取“西方中心”而代之者，正风起云涌。其实呢，中不中心的也不由谁说了算。常听到这样的话：“我们中国其实是最棒的”，“他们西方有啥了不起”，“你们美国算什么”……类似的话，比如说“我才是最棒的”，“他有啥了不起”，“你算什么”，若是孩子说了，必遭有教养的家长痛斥，或令负责的老师去反省；怎么从个人换到国族，心情就会大变呢？看来，理性常不是本性的对手。一团本性的怒火尚可被理性控制，怒火一多，牵连成片，便能把整座森林都烧成怨恨，把诚实与善思统统烧死在里面。老实说，我倒宁愿有一天，不管世人论及什么，是褒是贬，或对或错，都拿中国说事；那样，“中心”的方位自然就会有变化了。此前莫如细听那老教父的潜台词：若要不失判断，先不能让情绪乱了自己，所谓知己知彼，诚实是第一位的。

何谓诚实？见谁都一倾私密而后快吗？当然不能，也不必。诚实就像忏悔，根本是对准自己的。某些不光明、不漂亮、不好意思的事，或可对外隐瞒到底，却不能跟自己变戏法儿，一忽悠它就没了。所以人要有独处的时间，以利反思、默问和自省。据说有人发明了一种药，人吃了精神百倍，夜以继日地“大干快上”也不觉困倦和疲劳，而且无损健康。但发明者一定是忘记了黑夜的妙用，那正是人自我面对或独问苍天的时候。那史写过一首小诗，拿来倒也凑趣——

黑夜有一肚子话要说 / 清晨却忘个干净 / 白昼疯狂扫荡 / 喷洒农药似的 / 喷洒光明。于是 / 犹豫变得割悍 / 心肠变得坚硬 / 祈祷指向宝座 / 语言显露凶光…… / 今晚我想坐到天明 / 坐到月影消失 / 坐到星光熄灭 / 从万籁俱寂一直坐到 / 人声泛起。看看 / 白昼到底是怎样 / 开始发疯……

够不够得上诗另当别论。但黑夜的坦诚，确乎常被白昼的喧嚣所颠覆，正如天真的孩子，长大了却沾染一身“立场”。“立场”与“观点”和“看法”相近，原只意味着表达或陈述，后不知怎样一弄，竟成权柄，甚至要挟。“你什么观点？”“你对此事怎么看？”——多么平和的问句，让人想起洒满阳光的课堂。若换成“你什么立场？”“你到底站在哪一边？”——便怎么听都像威胁，令人不由得望望四周与背后。我听见那史于沉默中的回应——对前者是力求详述，认真倾听，反复思考；对后者呢，客气的是“咱只求把问题搞搞清楚”，混账些的就容易惹事了：“孙子，你丫管得着吗！”不过呢，话粗理不粗，就事论事，有理说理，调查我立场干吗？

要不要填写出身呢？“立场”一词，因“文革”而留下“战斗队”式的后遗症。不过，很可能其原初的创意就不够慎重——人除了站在地球上还能站在哪儿？故其明显是指一些人为勾划过的区域——国族、村镇，乃至帮帮派派。当然了，人家问的是思想——你的思想，立于何场？人类之场，博爱之场——但真要这么说，众多目光就会看你是没正经。那该怎么说呢？思想，难道不是大于国族或帮派？否则难道不是狭隘？思想的辽阔当属无边，此人类之一大荣耀；而思想的限制，盖出于自我。不是吗？思想只能是自己的思与想，即便有什么信奉，也是自思自想之后的选择。又因为自我的局限，思想所以是生于交流，死于捆绑——不管是自觉，还是被迫。一旦族同、党同、派同纷纷伐异，弃他山之石，灭异端之思，结果只能是阉割了思想，谋杀了交流。故“立场”一经唱响，我撒腿——当然，是轮椅——就跑，深知那儿马上就没有诚实了。

诚实，或已包含了善思。善美之思不可能不始于诚实，起点若就闹鬼，那蝴蝶的翅膀就不知会扇动出什么来了。而不思不想者又很难弄懂诚实的重要，君不见欺人者常自欺？君不见傻瓜总好挑起拇指拍胸脯？诚实与善思构成良性循环，反之则在恨与傻的怪圈里振振有词。

索洛维约夫在《爱的意义》中说：做什么事都有天赋，信仰的天赋是什么呢？是谦卑。这样想来，善思的源头便是诚实。

比如问：你是怎样选择了你的信仰的？若回答说“没怎么想，随大流呗”，这信仰就值得担忧，没准儿正就是常说的迷信。碰巧了这迷信不干坏事，那算你运气好，但既是盲从，就难保总能碰得那么巧。或者是，看这信仰能带来好处，所以投其门下？好处，没问题，但世上的好处总分两种：一是净化心灵，开启智慧；一种则更像投资。所以，真正的信仰，不可不经由妥善的思考。

又比如问：人为什么要有信仰呢？不思考不予理会，未思考未免一惊，而善思者嘴上不说，心里也有回答：与这无边的存在相比，人真是太过渺小，凭此人智，绝难为生命规划出一条善美之路。而这，既是出于谦卑而收获的诚实，又是由于诚实而达到的谦卑。

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，诚实与善思是互为因果的。小通科技者常信人定胜天，而大科学家中却多持有神论，何故？就因为，前者是“身在此山中”，而后者已然走出群山，问及天际了。电视上曾见一幕闹剧：一位自称深谙科学的人物，请来一位据说精通“意念移物”的大师，一个说一个练。会练的指定桌上一支笔，佯作发

功状，吸引众人视线，同时不动声色地嘘一口气，笔便随之滚动。会说的立刻予以揭穿：“大家注意，他的嘴可没闲着！”会练的就配合着再来一回。会说的于是宣布胜利：“明白了吧？这不是骗术是什么！”对呀，是骗术，可你是骗术就证明人家也是骗术？你是气儿吹的，人家就也得是？照此逻辑，小偷之所得为啥不能叫工资呢？幸好，科学已然证明了意念也具能量，是可以做功的！教训之一：不善思也可以导致不诚实。教训之二：一个不诚实的，大可以忽悠一群不善思的。

那么诚实之后，善思，还需要什么独具的能力吗？当然。音乐家有精准的辨音力，美术家有非凡的辨色力，美食家有其更丰富的味觉受体，善思者则善于把问题分开更多层面。乱着层面的探讨难免会南辕北辙，最终弄成一锅浆糊。比如，你可以在种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辨其优劣，却不可以佛祖的慈悲来要求任何政府。你可以让“范跑跑”跟雷锋比境界，却不能让其任何一位去跟耶稣基督论高低。再比如跳高：张三在第一个高度（1.20米）上三次失败，李四也是在第一个高度（1.90米）上三次失败，你可以说他们一样都没成绩，却不能笼统地说二位并无差别。又比如高考：A校有一百个被清华或北大录取，只一个名落孙山；B校有一个考上了清华或北大，却有一百个没考上大学。如果有人说这两所学校其实一样，都有上了清华、北大的，也都有被拒大学门外的，你会认为此人心智正常吗？倘此时又有人义正词严地问：难道，教育的优劣只靠升学率来判断吗——好了，我们就有一个乱着层面的鲜活范例了。

乱了层面，甚至会使人情绪化到不识好歹。比如，人称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，而后载歌载舞地赞美它，这心情谁都理解，但曾经黄水泛滥、而今几度断流的黄河真还是那么美吗？你一准能听到这样的回答：在我们眼里它永远是最美的！理由呢，是“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”。这就明显是昏话了，人有思想，凭啥跟狗比？再说了，“嫌”并不必然与“弃”相跟，嫌而不弃倒是爱的证明。喜欢，更可能激起对现成美物的占有欲，爱则意味着付出——让不美好的事物美好起来。母亲的美丑，没有谁比儿女更清楚，唯一派“皇帝新衣”般的氛围让人不敢实话实说。麻烦的是外人来了，一瞧：“哟，这家的老太太是怎么了？”儿女们再嘴硬，怕也要暗自神伤吧。但这才是爱了！不过，一味吃老子、喝老子的家伙们，也都是口口声声地“爱”呢。

据说，女人三十岁以前要是丑，那怨遗传，三十岁以后还丑就得怨自己了——美，更在于风度。何为风度？诚实、坦荡、谦恭、智慧等等融为一体，而后流露的深远消息。不过你发现没有，这诸多品质中，诚实仍属首要。风度不像态度，态度

可以弄假，风度只能流露。风度就像幽默，是装不来的，一装就不是流露而是暴露了——心里藏半点儿鬼，也会把眼神儿弄得离奇。可你看罗丹的“思想者”，屈身弓背，却神情高贵；米洛的“维纳斯”，赤身断臂，却优雅端庄；大肚弥勒，笑得多么仁慈、宽厚！那岂是临时的装点，那是锤炼千年的精神熔铸！倘有一天，黄河上激流澎湃，碧波千里，男人看它风情万种，女人看它风度翩翩！两岸儿女还要处心积虑地为它辩护吗？可能倒要挑剔了——美，哪有个止境？那时候，人们或许就能听懂一位哲人的话了：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文化，但这文化的核心是，总能看到自身的问题。

有件事常让我诧异：为什么有人担心写作会枯竭？有谁把人间的疑难全部看清，并一一处置停当了吗？真若这样，写作就真是多余了；若非如此，写作又怎么会枯竭呢？正是一条无始无终的人生路引得人要写作，正因为这路上疑难遍布，写作才有了根由，不是吗？所以，枯竭的忧虑，当与其初始的蝴蝶相关。有位年纪不轻的朋友诉苦道：“写作是我生命的需要，可我已经来不及了。”这就奇怪，可有什么离开它就不能活的事（比如呼吸），会来不及吗？我便回想自己那只初始的蝴蝶。我说过：我的写作先是为谋生，再是为价值实现，而后却看见了荒诞，可荒诞就够了吗？所以一直混迹在写作这条路上。现在我常暗自庆幸：我的写作若停止在荒诞之前，料必早就枯竭了；不知是哪位仙人指路，教我谋生懂够，尤其不使价值与价格挂钩，而后我那只平庸的蝴蝶才扇动起荒诞的翅膀。荒诞，即见生命的疑难识之不尽、思之不竭，若要从中学出条路来，只怕是有始而无终，怎么倒会“来不及”呢？

可我自己也有过“来不及”的担忧。在那只蝴蝶起飞后不久，焦灼便告袭来，走在街上也神不守舍地搜索题材，睡进梦里也颠三倒四地构思小说。瞧人家满山遍野地奔跑尚且担心着枯竭，便想：我这连直立行走的特征也已丢失的人又凭什么？看人家智慧兼而长寿，壮健并且博识，就急：凭我这体格儿，这愚钝，这孤陋寡闻，会有什么结果等着我呢？可写作这东西偏又是急不出来的。心中惶恐，驱车地坛，扑面而来的是一片郁郁苍苍的寂静，是一派无人问津的空荒——

而雨，知道何时到来 / 草木恪守神约 / 于意志之外 / 从南到北绿遍荒原……

心便清醒了些：不是说重过程而轻结果吗？不是说，暂且拖欠下死神的债务，

好歹先把这生命的来因去果看看清楚吗？你确认你要这样干吗？那就干吧，没人能告诉你结果。是呀，结果！最是它能让人四顾晕眩，忘记零度。

人写的历史往往并不可靠，上帝给人的位置却是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，所以要不断地回望零度。零度，最能让人诚实，最是逼人善思——你看那走出伊甸的亚当和夏娃，目光中悲喜交加，心中兼着惊恐与渴盼。每一个人的出生，或人的每一次出生，都在重演这样的零度，也许人的生死相继就是为了成全这一次次的回归吧？只是这回归，越来越快地就被时尚所吞没。但就算虚伪的舞台已比比皆是，好的演员，也要看护好伊甸门前的初衷。否则，虚构只图悬念，夸张只为噱头，戏剧的特权都拿去恭维现实，散场之后你瞧吧，一群群全是笑罢去睡的观众。所以诚实不等于写实，诚实天空地阔，虽然剧场中常会死寂无声。而彻底的写实主义，你可主的是什么义呢？倒更像屈从于现状的换一种说辞。

戏剧多在夜晚出演，这事值得玩味。只为凑观众的闲暇吗？莫如说是“陌生化”，开宗明义的“间离”：请先寄存起白昼的娇宠或昏迷，进入这夜晚的清醒与诚实吧，进入一向被冷落的另一种思绪——

但你要听，以孩子的惊奇 / 或老人一样的从命 / 以放弃的心情 / 从夕  
光听到夜静 / 在另外的地方 / 以不合要求的姿势 / 听星光全是灯火，遍野  
行魂 / 白昼的昏迷在黑夜哭醒

尤其千百年前，人坐在露天剧场，四周寂暗围拢，头顶星光照耀，心复童真，便容易看清那现实边缘亮起的神光，抑或鬼气。燥热悄然散去，软风抚摸肌肤，至燥气全无时，人已随那荒歌梦语忘情于天地之间……可以相信，其时上演的绝不只台上的一出戏，千万种台下的思绪其实都已出场，条条心流扶摇漫展，交叠穿缠，连接起相距万里的故土乡情，连接起时差千年的前世今生，或早已是魂赴乌有之域（譬如《去年在马里昂巴》）……那才叫魂牵梦绕，那才是“一切皆有可能”。可能之路断于白昼的谎言与假面，趋真之心便在黑夜里哭醒。

我们是相互交叉的 / 一个个宇宙 / 我们是分裂的 / 同一个神

生命之花在黑夜里开放 / 在星光的隙间，千遍万遍 / 讲述着爱的寓言

写作，所以是始于诚实的思问，是面对空冥的祈祷，或就是以笔墨代替香火的修行。修行有什么秘诀、神功吗？秘诀仍在诚实——不打诳语；神功还是善思——思之极处的别有洞天，人称“悟性”。

读书也是一样，不要多，要诚实；不在乎多，在乎善思。孩提之时，多被教导说，要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；近老之时才知，若非善思，这习惯实在也算不得太好。读而不思，自然省得出去惹事，却容易养成夸夸其谈的毛病，说了一大片话而后不知所云。国人似乎更看重满腹经书，但有奇思异想，却多摇头——对未知之物宁可认其没有，对不懂之事总好斥为胡说。现在思想开放，常听人笑某些“知识分子”是“知道分子”；虽褒贬明确，却似乎位置颠倒。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“君子之财，取之有道”，“大道废，有仁义；智慧出，有大伪”，读书所求莫过知“道”。而知也知之，识也识之，偏不入道者，真是：“白瞎了你这个人儿”。

我写过一种人的坏毛病，大家讨论问题，他总好挑出个厚道的对手来斥问：“读过几本书呀，你就说话！”可问题是，读过几本书才能说话呢？有个标准没有？其实厚道的人心里都明白，这叫虚张声势。孔子和老子读过几本书呢？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读过几本书呢？那年月，书的数量本就有限吧。人类的发言，尤其发问，当在有书之前。先哲们先于书看见了生命的疑难，思之不解或知有不足，这才写书、读书、教书和解书，为的是交流—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双赢”，而非战胜。

读了一点刘小枫先生的书，才知道一件事：古圣贤们早有一门“隐微写作”的功夫，即刻意把某些思想写得艰涩难懂。这又是玩的什么花活？一点不花，就为把那些读而不思的人挡在门外，免其自误误人。对肯于思考的人呢，则更利于自己去思去想，纳不过闷儿来的自动出局，读懂了的就不会乱解经文。可见，思考不仅是先于读书，而且是重于读书。“带着问题学”总还是对的，唯不必“立竿见影”。

于是我又弄懂了一件事：知识分子所以常招人厌倦，就因其自命博知，隔行隔山的都好插个嘴。事事关心本不是坏品质，但最好是多思多问，万不可粗知浅尝就去插上一番结论，而后推广成立场让人们去捍卫。不说别人，单那史就常让我尴尬，一个找不到工作只好去写小说的家伙，还啥都不服气；可就我所知，几十年来的社会大事件，没一回是他判断对的。这很添乱。其实所有的事，先哲们几乎都想过了，孰料又被些自以为是的人给缠瞎。可换个角度想，让这些好读书却又不善思想的人咋办呢，请勿插嘴？这恐怕很难，也很违背“政治正确”。几千年的路，说真的也是难免走瞎，幸好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，他们的工作就是把一团团乱麻给择开，以

便我等迷途知返。返向哪儿呢？柏拉图说要“爱智慧”，苏格拉底说“我唯一的知识就是我的无知”，而上帝说“我是道路”。有一天那史忽有所悟，揪住我说：嗨，像你我这样的庸常之辈，莫如以诚实之心先去看懂常识吧。

常识？比如说什么事？

就说眼下这一场拍卖风波吧。那对“鼠首”、“兔首”往那儿一摆，您先说说这是谁的耻辱？

倒要请教。

是掠夺者的耻辱呀！那东西摆在哪儿也是掠夺者的罪证，不是吗？

毫无疑问。

可怎么有人却说，那是被掠夺者的耻辱呢？

这还是一百多年前的愚昧观念在作怪。那时候弱肉强食，公理不明，掠夺者耀武扬威，被掠夺者反倒自认耻辱。

可是今天，文明时代，谁还会这样认为呢？

是呀，是呀。文明，看掠夺才是耻辱。

那么欺骗呢，文明怎么看？

……

哈，您心虚了，您既想站在那位赢得拍品又不肯付钱者的立场上，却又明知那是欺骗！以欺骗反抗掠夺，不料却跟掠夺一起步入了耻辱。

可那东西本来就是我们的，我们有权要求他们还回来！

但不是骗回来。不还，说明有人宁愿保留耻辱。可您这一骗，国宝没回来，耻辱倒是给忽悠回来了。

嗯……行吧，至少可以算逻辑严密。还有什么事呢？

还有就是当前这场经济危机。所谓“刺激消费”，我真是看不懂。人有消费之需，这才要工作，要就业，此一因果顺序总不能颠倒过来吧？总不会说，人是为了“汗滴禾下土”，才去食那“粒粒盘中餐”的吧？总不会是说，种种消费，原是为了“锄禾日当午”，为了“出没风波里”，为了“心忧炭贱愿天寒”吧？倘此逻辑不错，消费又何苦请谁来刺激呢？需要的总归是需要，用不着谁来拉动；不需要的就是不需要，刻意拉动只会造成浪费。莫非闲来无事，就该去“伐薪烧炭南山中”，不弄到“两鬓斑斑十指黑”就不踏实？可“赤日炎炎似火烧”，“公子王孙”咋就知道“把扇摇”呢？

好呀，好呀，你这个写小说的又来插经济一嘴了！

可您不觉得这儿有问题吗？

那你说，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

这个嘛……俺得诚实地说：俺不知道。

你不是口口声声地诚实、善思吗？请就此事教我。

以我的经验看，就接着往下问吧，任何关节上都别自己忽悠自己，不要坚定立场，而要坚定诚实，这样一直问下去，直至问无可问……

（选自《人民文学》2009年第10期）

## 村里的童年越来越少

柳冬妩

“乡土中国”是对中国旧有的农村社会特性所作的一种概括，但目前的“乡土中国”已经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在速度、深度、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，“后乡土中国”的特征已经凸现。伴随着几亿乡村青年离开故土，乡土中国陷入生命凋零的季节，它失去了它最活跃的精灵，失去了它的热血和创造力。那些远离故土的赤子，在鬓毛已改的年月回到故土，猛然间发现乡村已经苍老，而苍老的乡村“到处都有弱小的童心在挣扎”，诗人纵然是匍匐田地之间也难以止息心灵的震颤。后乡土时代，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的礼治秩序渐趋淡化，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权威和价值体系面临解体或重构。乡村中国的整体性叙事已经彻底崩解，现实的后乡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支离破碎的叙述对象。近年来，生活中和写作中同样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“打工诗人”张绍民，对于“后乡土中国”的书写开始了更加清晰的抒情与思考。他让我们随他一起，看见了具体生活和草芥命运呈现出来的本来面目，体味到个人沧桑耽于沉静的语言狂欢，并感受着大地和大地之上的事物的尊严。“背井离乡的一代，他们的后代叫做留守一代。”（张绍民《留守一代》）几千万“留守儿童”是“后乡土中国”一个不可绕开的视角现实和命运显影，“几千万留守儿童并非几千万粒芝麻/几千万粒芝麻也有庞大的重量显示一个庞大团队”。张绍民的几十首关于“留守儿童”的诗歌，对“后乡土中国”进行了一次集中表达和感人演绎，诗歌的力量在轻重有致、缓急错落的展开中源源生地生发，诗人如有神助地找到了诗歌与命运相结合的秘诀。最初读到这组身体感命运感都特别强烈和激荡的诗的时候，我体验到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惊骇和惊骇后面刻骨的创痛，同时感到一种不可或缺的诗歌元素在苏醒。这是汉语诗歌中从未出现过的景观，张绍民极大丰富了“打工诗歌”的艺术形象谱系。